

张毅

# 海水与火焰

——缅怀耿林莽先生



耿林莽 2023.4.



苗连贵

## 黄永玉的“润格”和“酒鬼”酒

书画大家黄永玉不但书画风独特，行事也与众不同，表现在他的“润格”上即颇为“出格”。

1996年，他回归故里湘西凤凰县，乡人闻之，登门求画者不绝，不堪应付。于是他自撰一则“润格”告示，以警来者，亦庄亦谐，亦雅亦俗，嘻笑嘲讽皆成文章，颇有板桥风，兹录数条，以见其情状：

“本老人年过七十，久居外地，浪迹天涯，从不知钱财佳妙处，左来右去，抛掷随意，恶习成癖，可恨之极。近年返乡频频，见故乡诸君子开发气象恢弘，如日中天，白票子进红票子出，数钞票不眨眼，进银行当散步，形势喜人，一股暖流涌向全身。本老朽沐此德才兼备光耀耀景象下，大有昨非今是之感。本老朽虽少年失教，然好学之心未泯，面对君子，岂可不学？面对佛脚，岂可不抱？圣人云：‘肚子痛马上进茅厕。’老朽进‘茅厕’者，即约收绘事书法之薄酬耳。”

画、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。严禁攀亲套交情陋习，更拒礼品、事物、旅行纪念品作交换。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老夫的眼睛虽有轻微老花，仍然是雪亮的。钞票面前，人人平等，不可乱了章法规矩。

当场按件论价，铁价不二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纠缠讲价，即对照原加一倍。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，恶脸恶言相向，驱逐出院……”即此可见。

据说，曾有一位港商求购一幅画，谈好十万元一幅，这商人有些怪吝，为省些银两，向黄永玉提出，他和香港的金庸先生是好友，而黄永玉和金庸也熟络，看在这情分上，能否把画价再让一让。正巧着烟斗作画的黄永玉眼皮都没眨一下，脱口而出：“十五万！”港商傻了，他以为黄永玉不相信他的话，忙掏出手机拨通了金庸的电话，如此这般叙说一遍。和黄永玉交往多年的金庸在电话那头急了：“赶快交钱吧！不然就涨二十万啦！”黄永玉个性鲜明，对自己的画作自信自傲到有些“强势”，谁也莫奈何！港商再不敢言语。

黄永玉有别于郑板桥及其他书画家者，在于如下这一条：“所得款项作修缮凤凰县内风景名胜、亭台楼阁之用。”如今的凤凰县，人文景观丰盛，多得力于黄永玉。黄永玉一贯热爱家乡，服务乡梓。凤凰县穷乡僻壤，为振兴经济，他亲自过问当地的“湘泉”酒，并将自己设计的“猴票”润笔——稿酬拿出来，资助酒厂。“湘泉”酒问世后，为使酒厂更上层楼，黄永玉对酿酒人说：“你能否再酿出一个更好的酒来？如能的话，到时我给它设计包装和命名。”

两年后，黄永玉又一次回到家乡，酒厂负责人前来拜望。听说好酒酿成，黄永玉非常高兴，起身对客人说：“各位略坐坐，我去去就来。”约莫半小时，只见他拿着一只内囊鼓胀、口颈紧束的小麻袋来，这就是他为新酒设计的瓶型。面对这只“小麻袋”，人皆愕然：这像酒瓶吗？但稍一琢磨，大家就领悟了，它妙在古怪新颖、与众不同啊！酒瓶造出来了，既不是玻璃瓶，也非细瓷樽，而是泥巴烧制的土陶，样子古拙而奇特，超出一般人的想象。大俗即雅，至贱至尊啊！“这个酒的名字，就叫酒鬼酒。”黄永玉说，并为之题词：“不可不醉，不可太醉。”酒鬼酒由是得名。

酒鬼酒推向市场后，一炮而红。在许多人看来，黄永玉设计的酒瓶本身就是艺术品，不喝酒的也不惜为瓶而购酒。酒名“酒鬼”者，黄永玉调侃：“别看烟鬼、色鬼都不好，酒鬼可是个有趣可爱的名字哩！”

酒鬼活泼、谐趣、乐善好施，古道热肠，黄永玉取此名，不正体现他自身的情致和品格？

已在这个领域做了三件事：一是散文诗创作，二是理论性文章，三是以“词话”的形式做了大量散文诗赏析。实际上耿林莽轻描淡写的“三件事”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如今中国散文诗的面貌。耿老在散文诗创作的同时，也写了大量散文、随笔和文学评论。一部《耿林莽随笔》谈古论今，洋洋洒洒，睿智、机警又不失幽默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他曾在《散文诗世界》《散文选刊》开辟了《散文诗赏析》栏目，发表了大量当代散文诗赏析性文章；编辑了多期由中国新诗研究所主编的《中国诗歌年鉴》（散文诗部分），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当代散文诗的现状和实力。

文学到最后写的就是一种修养。耿老除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外，对现代派作品的关注是老一代作家中所少有的。他经常提到博尔赫斯、里尔克、叶芝等外国诗人，并与国内诗人昌耀、西川、陈东东等有联系。昌耀和海子去世后，老人十分惋惜，写下了《哀思绵绵怀昌耀》和《海子歌谣》。我读过这两篇文章，我能感觉到他的手是在颤抖中完成的，在隐隐作痛的文字中，我体会到一个作家人性的光芒。诗坛正是有了耿林莽、昌耀这些优秀的老一代诗人，与欧阳江河、西川、陈东东、海子等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的共同努力，才构筑了当代中国诗坛的灿烂星空。

耿老晚年写过一首《孤独》的散文诗：  
孤独，是面对虚伪坚持着一点真，  
孤独，是在浮躁中守住了一份静。  
孤独，是在冷风中的自我燃楚，  
孤独，是在千篇一律中保持自己的个性。

我想，这首诗一定是他晚年独自站在窗口，望着西沉的太阳写下的。耿老90岁高龄后依然才思敏捷，思路清晰。我们在一起除谈论文学外，他时常会问我对于一些时局看法，我如实地谈出自己的观点，他听了后总是微微点头，表示认可。老人晚年身体孱弱。每次去看望他，临别时他总是迈着颤巍巍的步子，一直把我送到门口。走到门口我会回过头像，伸出双臂拥抱一下他，以此表达对老人的爱意和敬重。此刻，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温暖。

诗人必须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去突破商品经济的重围，这是耿老不断强调的一个观点。在珠海路那幢离海不远的公寓里，老人不断用诗歌诠释着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与认知：  
飞鸟的口中，衔一根死鸟的白骨。  
这是她从死难的鸟群中叼出来的，  
唯一的拯救，唯一的温暖。  
要为她寻找，天葬的墓园  
天堂在哪里？永生的鸟有之乡在哪里？  
飞鸟的翅膀张开，他在寻找……

——摘自《飞鸟的高度》  
我常于闲暇或夜间默读他的诗作。这些灵光闪烁的诗句，火焰般温暖着海滨的冬天。

临。这种形象在精神的抽象转换里，就如“猛然”间遇到诗神意志所化之伊甸，它是峭立的诗性自身之盛开，直如优昙花一般，见诸涅槃。更像“猛虎细嗅蔷薇”之时刻。

思想深度和意象深度是耿老散文诗的魂魄，而强调纯洁、自由、艺术张力则使其语言浸染着与众不同的个性色调。读耿老的作品，常有冷艳的悲剧美和历史的纵深感。时而如一幅淡淡的水墨图，时而又如一幅色彩浓重的西方现代画，东西合璧，在诗里达到一种高度和谐。有人评价耿老的作品是“现代的语言，前卫的感觉，穿戴诗外套的先锋艺术。”如：  
古筝是一条鱼，在你手上游。

——摘自《桑卡》  
一个正直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而写作。耿老对散文诗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：“作家若没有自己的声音，很难算成熟的作家；一种文体若不是充满各具特色的‘每个人的声音’。只是一腔一调，岂不贫乏得可怕？我的语言追求是质朴无华的诗意美。我喜欢对鲜活的日常生活中汲取简洁、生动、亲切、有味的成分提炼为诗，并赋之以自然的音乐节奏、旋律、韵律、韵味……不留半点声音在世界上，我是睡不着的。”

作为散文诗界的领袖人物，耿老的家曾接待过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者，我是其中一位。第一次拜见耿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，那时我在铁路沿线一个火车站工作，需

要坐火车来青岛，几番转车后来信号山路25号。那时正值槐花盛开，周围馥郁的香气四处弥漫，阳光下，“海鸥编辑部”的字迹斑斑驳驳。因为是第一次拜见耿老，上石阶时心里很有几分忐忑。那次和耿老认识后，我们常用书信交流，每次把诗稿到邮局寄出，就盼着耿老回信。耿老收到我的诗稿后，时间不长就会给我回信，他会在信中对我的散文诗提出修改意见。来青岛工作后，与耿老的联系就愈加紧密了。当年，耿老住在人民路的时候，我在宁化路住，穿过几条街道后，很快就到了耿老位于人民路的家。当年耿老的房子空间局促，我躬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向耿老当面讨教一些写作问题。

耿老对我的写作有重要影响，也对我的作品特别偏爱，经常向有关杂志推荐我的习作。2010年冬天，我接到耿老的电话，他告诉我，“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要编辑一套散文集，委托我推荐四位青岛作家，我首先想起了你。你赶快整理13万字的散文……”后来，那套散文集推出了四位青岛作家的作品集，其中有耿林莽老师、金翠华老师、韩嘉川老师和我的作品。耿老在杂志上多次点评优秀的散文诗，其中在点评我的《船》时写道：“诗愈到后来，愈见深沉，海是梦境，船是苍茫，人在雪中的遥望，便有一种无根的孤独感油然而生。我想，所谓诗贵含蓄，不仅是指语言功夫，犹在于诗境的营造，这章《船》，可推为典范。”

我们经常谈到散文诗写作，耿林莽认为自

龚永堂

## 苏过侍父儋州

穆羹成就了父亲的一首诗歌佳作：“香似龙涎仍酹白，味如牛乳更全新。莫将南海金齏酪，轻比东坡玉糝羹。”想不到，这手艺也完成了家传，苏过也成了美食的创造者。如今，儋州的地瓜稀饭仍以清香香甜闻名。

不愧是世间最懂彼此的兄弟，苏辙断言苏东坡“远居海上无他，成就此儿能文也”。发声此言的苏辙真乃目若闪电、声如洪钟，令人拜服倾倒。苏过达到的高度正强力支撑了叔父预言。这是苏东坡贬谪儋州的重大成功，也是苏东坡无可替代、须臾不可或缺的依赖和慰藉。

父亲成就了儿子，儿子不曾辜负了父亲。二人都从对方那里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“独与幼子为处，著书以为乐”，“食芋饮水，以著书为乐”。

儿子天赋过人，勤勉好学，在父亲的引领、点拨和期待之下，其赋诗为文更是时时精进、卓然成家。儿子的怀人诗，和父亲一样哀而不伤；儿子的唱和诗，和父亲一样抒胸臆，叙友情，乐田事，悯农桑；儿子的长文《志隐》，风格、气势与雄辩，置于《东坡集》，无从分辨，立意脱胎于庄子齐物哲学而成其旷达，简直是苏东坡人格的再现。

儿子曾多次找读书人关佳惠，为父亲借得《唐书》《汉书》等史籍。父亲“目昏心疲”，儿子

便挑灯手抄，将心得形诸文字。二人都在桃榔庵里以写作排遣孤寂。

苏过乐于声情并茂地诵读，这是有原因可找的：父亲乐于收听。一日，桃榔庵内外温馨宜人，苏过读《南史》，苏东坡卧而听之，因论粪土因人而贵贱之理。这一幕除了默契、喜悦，也颇谐趣：父子二人都长于史论，儿子的史评史论，有着过人的才气与独到识见，苏东坡更是史论大咖，听《南史》岂会助眠？儿子这明明是让父亲来一遍大脑回路的节奏啊。“卧而听之”也正表明没打算入睡，父子皆属有意。

这是父亲睡前的一幕。这苏过诵读成癖，激情随时燃爆这保留节目，父亲醒后也会来上一段。苏东坡《和陶渊明田园居诗》引里有这样的文字：“归卧既觉，闻儿子过诵渊明《归园田诗》六首，乃悉次其韵。”“过子诗似翁，我唱而辄酬。”儿子和父亲一道视读和陶诗为谪居乐事。父子出游，苏东坡作《和陶潜斜川》，苏过和以《次陶渊明明日五日游斜川韵》。因仰慕陶渊明，苏过晚年在颍昌湖经营水竹数亩，名曰“小斜川”，自号“斜川居士”。

儿子和父亲一样书画兼擅，楷书古劲，行草大有乃父之风，父亲称赞苏过画石传神，让人顿悟智慧，枯木竹石图更是“时出新意作山水”。二十年后，游历京都的苏过，善绘岩石的名美送

黎权

## 金家岭人(外二首)

一批退回去，换一批又冲上来  
加了煎蛋和牛肉的那碗，越吃越香  
午休时间的海边，全家岭人会抬起头  
远望山顶道劲的松树  
它仿佛也听懂了金融界的强音

冬泳者

穿过裹着羽绒服的行人  
骑自行车的冬泳者，赴海而来

季节是个四边形  
在冬泳者身体上轻松拐弯  
夏天晒黑了人鱼线，暴露于寒冬  
突破季节的转折点

石老人的传说

闪电，龙王的权杖  
自在海岸的辖制  
午山下的渔民，和他的女儿

转眼之间，耿林莽先生离开我们近一年了。斯人已去，风范长存。他的散文诗始终如同海水中的火焰，闪烁着深邃的哲思和人性光芒。

耿老儒雅、平和，像午后宁静的海水，内心却饱含着浓烈的火焰。耿老写过许多和青岛以及大海有关的散文诗，比如：《青岛感觉》《贝的门》《海，蓝着》《老人与海》以及《这海，是温柔的吗？》。在这些篇章里，耿老展现了各种情态的海，把青岛的自然情境和人文风情落在笔端：

黄昏以外，目所不及的远方，是海。  
海是深渊。海总在磨一面青铜，  
磨着、磨着，不是愈磨愈亮，而是愈磨愈暗了。  
海回归古典。回归于宁静与深邃。黄昏以外，  
目所不及的远方，思想者面海而坐，背倚着礁石。

进入沉思。思想者也在磨一面青铜。思想的青铜，  
不是愈磨愈暗，而是愈磨愈亮了。

——摘自《思想者》

绿树、红房子、蓝眼睛的海。灰色瓦的小渔村，  
散落着鱼的脱落的鳞，一片片稀疏的古坟莹。  
……海已厌倦于日日夜夜的哮喘。

——摘自《青岛感觉》

海升起来了。冷的雾，长驱直入。  
那些重重叠叠，锯齿形错综起伏的山脊呢？  
那些弯弯弯曲曲。蜿蜒出没林间的小径呢？  
在哪里？

孤峰之下，不见了怡然独坐，白髯飘飘的仙人

——摘自《仰口湾 黄昏之谜》

耿林莽先生原籍江苏如皋，抗战时期开始发表作品。像中国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，他也经历了不少坎坷，当他50岁以后重登文坛时，已过了写诗的最佳年龄，但命运带给他一个优秀作家的不是沉沦，而是唤醒和照亮。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耿林莽先生一直坚持在散文诗的创作现场，持续把他对历史、艺术、生活的思索呈现笔端。相继创作并出版了《耿林莽随笔》《五月丁香》《飞鸟的高度》《散文诗六重奏》《落日也辉煌》等多部作品集，以开阔的视野、大家的气度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散文诗界的地位。早在2014年，耿林莽先生就凭借《散文诗六重奏》入围鲁奖，2022年，再次凭散文诗《落日也辉煌》入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，以96岁高龄刷新了入围者年龄纪录。

读耿林莽的诗句，粗读以为细致秀丽，再读则猛然见风骨。粗读以为介于风景与心理之间的抒情散文，再读则猛然见深沉之哲理，及诗之骨力。以古希腊人文哲观之，耿林莽是一位“悲剧诗”诗人，他总是在捕捉生命深处那最具有“落日英雄”形象的悲壮时刻。诗人听到了一种几乎能够定住混乱乾坤的力量，它屹立在门外，于芸芸众生中赫然突围，如大力神一般降

儋州之前的苏过更多的是悲情和劳顿。苏东坡漫长的游宦与迁徙之路上，童年就揪紧了小心脏的苏过终于于提着脚步伴父特立独行；仕宦艰险，世态炎凉，即使青春年少，心事拿云，读得最多的还是凄风苦雨的同理心；苏东坡惠州筑室白鹤峰的日子里，晨昏烟霞映带过他任营造之劳的身影；自从朝云去了，他强力为父支撑饮食服用，江湖飘零不至于过分冷落。

苏过将妻儿随苏迈一家留在惠州白鹤新居的孤单里，随侍父亲昌化军投荒茫茫渺渺的儋州，仍是让人泪目的一幕。但在儋州陪侍父亲的苏过，却活出了另一个自己，堪称苏东坡的另一个影子，终至留迹于天涯那一抹烟霞……

毅然挑着书担随父漂泊南渡的苏过，日日相伴大舟，作为儿子与后学的幸运终究是巨大的。二人是骨肉至亲，更是同道，或言胜过知音，已非人世一般意义上的远近疏密关系，浮沉抑扬，饥寒冷暖，得失荣辱，甘苦相随，同理共性，情感互渗，其血脉和精神基因的接续，远非父子关系所能涵盖。

因置地修造桃榔庵，家里已揭不开锅，苏过出门觅食，竟两手空空而归，与父亲一道守护着淡泊宁静与安于贫贱，庄与释同样为精神自由输送养分。

父子都具备美食家的天赋。儿子的一碗玉

金岭山上两棵黑松，扎根于岩缝  
怀抱乡土的坚韧，守望黄海  
山下的地标是双子塔  
一个斗，层叠另一个斗，链接海天大宇  
日进斗金的嬗变，在这魔幻之都  
未来的陆家嘴眺望曼哈顿

谁曾想，我做金家岭人都十多年了  
海水倒映一排排灯火的幕墙  
高速电梯里，成群年轻而又沉静的面孔  
催我日渐老去。是的  
他们从海上来，蜂拥，奔袭，创投风投  
遍布财富与数字的中心

当初的拉面馆蜷缩在大厦一旁  
食客们是真正的贡献者，受了潮汐的引诱